

地平线作家文丛

沉默的星空

沉默的星空

东北回族题材作品选

金伟信 著

CHENMO
DEXINGKONG

吉林人民出版社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沉默的星空

东北回族题材作品选

金伟信 著

CHENMO
DEXINGKONG

吉林人民出版社

地平线作家文丛·沉默的星空 CHENMODEXINGKONG

著 者：金伟信

责任编辑：吉 青 封面设计：金 特 责任校对：郭崇智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政编码：130021）

电 话：0431-5649710

印 刷：吉林创大彩印厂

开 本：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8 字 数：215 千字

标准书号：ISBN7-206-03617-1/G·1467

版 次：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 册 定 价：24.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马兰花开一枝香

——读金伟信文集《沉默的星空》

金克义

和金伟信同志相识好多年了。最初是以小说爱好者的缘由相识,后来竟混到了一个单位工作,由一个单位又混到一个部门。他姓金我也姓金,几乎可以算做是一家人了。但是他的金,是回族姓氏里的金,我的金是汉语文字的金。一笔写出两个金字,一个金字更多地包容了诗歌,一个金字与小说有了不解之缘。我在单位戏称他是24K金,我是18K金。吉林市还有一个写故事的高手金沙江,还有一个写长篇小说的金福来。如此金光闪闪的金姓文学工作者,几乎可以成为本埠文学的金矿了。品位如何,这自然需要看淘金者的评价了。

金伟信是以小说创作的成果调入市群众艺术馆创编部的。先前在企业工作过,又在《演讲与口才》杂志当过编辑。到艺术馆工作,一边紧张地编辑我们的辅导刊物《松花湖》杂志兼小说创作辅导,一边又被扫黄办抽出去做扫黄打非工作。我们戏说他一手抓创作,一手抓扫黄,这两手都要硬起来。

伟信最初虽以小说知名,但我在报刊上最先看到的却是他发表的一些小诗。后来在单位竟以小品闻名,有不少经他手创作的小品演出时效果非常之好。有一年还在文化部举办的全国群星奖演出中,获得了嘉奖。此后金伟信的小品,搬上舞台的就有十几个,观众好评如潮。究竟他怎么鬼使神差地搞起小品来,这在我的心中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团。

金伟信也还有许多散文和小说理论及群众文化论文名世,但

是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小说。最初我和金伟信一同去基层辅导文学创作,他分析的几篇小说至今不肯退出我的记忆:有一篇讽刺中国的房子建筑模式千篇一律的小说,说是有一位醉后的男人晚上回家,不知道什么原因用自己的钥匙把别人家的门捅开了。这时候,便衣警察以为他是入室盗窃的嫌疑人,也尾随他进了屋。屋中一对男女正在酣睡,警察盘问该男子躺在床上的女人是谁,醉鬼说是自己的妻子,警察又问躺在女子身边的男子是谁,醉鬼说那个男人就是我。这是一出让人忍俊不禁的闹戏,至今我没看过原作。然而伟信对这篇作品分析得颇为透彻,说那男子是“模式化的受害者”。他讲的另一篇小说我不知道标题是什么,但是主题却是一篇爱国主义内容。说是一位有为男人要去国外深造,在飞机即将起飞之际,他的朋友们纷纷带了礼物来送别他。可是他此时最希望的是他在工厂的未婚妻出现,果然他的未婚妻在飞机即将起飞时匆匆赶来。她送给心上的人一件礼物,要求他在飞机起飞之后才能看。飞机起飞后,该男子迫不急待地拿出了情人的礼物,当他撕开信封仔细看时,却怎么也想不到原来里面就是我们常见的五十元面值的国库券。这张国库券在国外不能流通,那么她送给男友的这件礼物有什么意义呢?在国库券的中间有一行女人的小字,写着:我们的国家还很贫穷。该男人看完这句话时,飞机正穿越茫茫的国境线……这个小小的情节,时常让我感动。五十元面值的国库券,再加一行祖国儿女的情真意切的话,足以胜过那些政客、混世魔王,那些白天是人,晚上是鬼的窃国大盗们喊过一万遍的爱国口号。

伟信同志在辅导小说中的这两篇引证,引起了我对小说的浓厚兴趣。而伟信自己的原创小说,无论是发表在当时的《作家》杂志,还是后来的《短篇小说》上的,我是很喜欢他的创作风格的,尤其是他的语言风格。他的《别克》、《我想有个家》、《1941年的贞节》、《花姐儿》、《明月何曾是两乡》不仅内容好看,情节合理可信,而且人物塑造得非常成功。这些经过了艺术加工,又还原生活的艺术品,在伟信那里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无论是《别克》里的李厚、

夏尧,还是《明月何曾是两乡》中的晓月、彩明,这些人物在他的笔下都带上了浓浓的个性色彩。当这些人物在伟信的小说里粉墨登场的时候,他都能为他们营造一个合理的、细致的活动空间,表现环境,烘托他们的性格和行动的氛围,使这些人物的命运,带上深刻的时代背景。我觉得伟信刻划人物的性格,描写人物的感情非常细致入微,像雕刻家雕刻一件非常精致的艺术品。有些情节不加以细致的刻划,我们的眼前就不会出现一个血肉丰满的立体形象。这些细节刻划又不显得冗长乏味,这是向小说写作成功之路迈出的决定性的有意义的不可忽视的一步。

伟信这些小说取材于生活中平凡的事件,平凡的情节,加上他不平凡的处理,就变成了一篇好看的内容。我们目前许多新写实主义的小说要强调的是内容好看,核心情节好看,在细节可信的基础上加以艺术化的处理,给人以对生活提炼升华的感觉。如果是凡人琐事,再加上豆腐帐式的记录,语言再无个性,那就绝无好看的内容可言。

以前,虽然与伟信在一起共事二十来年,但是细致地读他的小说还不多,这当然是一件遗憾的事。如今读他的小说,我还发现他的小说对话写得非常精彩,这也是一种功力。他在《花姐儿》中写那个被删掉了镜头的农村小姑娘,骂电视台的人是“没心肝的,你们还吃了俺的软枣子呢!”他写张彩明接了晓月的电话,马上激动地说:“要死的,怎么是你?”这些人物的对话不仅符合人物的身份、性情、彼时彼地的情绪,而且非常个性化。小说里的人物对话,并非人人都能写好,处理不好给人一种生硬的编造之感,有时像一锅夹生饭,令人难以下咽。而伟信在这些方面是下了功夫的。

伟信的小说令我欣赏的还有一个语言特色,就是劳伦斯式的创新和金属的质感。劳伦斯在《查太莱妇人的情人》一书中,对男人不说男人,说是阳物持有者,这颇有表述上的新颖之处。比起那些被用过千百遍的现成词句,一句创新,胜过万言陈陈相因。伟信在《别克》一文里说夏尧的坟墓“培植的又高又大”,一个“培植”让我们生发无限联想,仿佛人间行走的都是行尸,而坟墓倒是种植灵

魂的沃土！还有“在丈母娘的门厅里囚了一年多”，“妻子拥被而泣，被面上的荷花，一耸一耸的”，还有“男孩恋早觉，老大无出息”之类，都是富含审美品味，极有创新哲理的语言。作为小说，没有这些创新因素的介入，难于谈到成功二字。

当然，在这些小说的人物中，作者还对人性的挖掘，灵魂的拷问，下了最大的功夫。《明月何曾是两乡》中的张彩明、马晓月，当年在集体户中水乳交融的感情，如今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被粉碎得一干二净。有人总想用阳光式的描写掩盖市场竞争的残酷，但是生活的现实确实不容忽视。无论是老同学、老同乡、老同事也好，老战友、老上级、老部下也罢，一进入市场竞争，人情忽然变得诡秘而复杂起来，而小说家就有义务揭示这种人物在环境变异条件下的规律性。伟信在把握这一点上是有创新的，因此我非常欣赏《明月何曾是两乡》这篇佳作。

限于篇幅，我就不再分析长篇小说《盗火》了。这是一部写早期革命者马骏的长篇纪实小说，占有的资料较为翔实，文字也不错，比起现实题材的作品，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也是一个新视点。

我所知道的当代回族作家，有张承志、霍达，还有近年来崛起的宁夏回族作家群，再就是已故吉林作家马犁先生。对于本书的作者，伟信不仅从学术角度多年潜心于对回族文化和民俗的研究，而且以一个作家的情怀，深切关注和亲身感受东北回民独特的生活和心灵的境况。总之，《沉默的星空》是我所看到的第一部描写东北回族人民生活和精神信念的文学作品集。

我在当年农村做乡村教师时，常常一个人怀着迷惘的心情坐在大草甸子上去看那一片紫蓝紫蓝的马兰花，一种另类的美在我心中油然而生，逐渐冲淡了我对那个岁月的不平。如今，事隔多年，那片马兰花在我的梦中已经依稀难辨。令我没有想到的那一片紫蓝，清新，带着雨后露珠的美，又在伟信的作品里出现了。这就是我要写这篇《马兰花开一枝香》的缘由罢。

[金克义：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目 录

序
短篇小说

- 马兰花开一枝香 / 金克义 / 1
别克 / 3
我想有个家 / 16
花姐儿 / 24
长顺 / 27
隔壁两家 / 31
一个爱情的自白 / 40
陌生的回族女孩 / 47
新世说 / 49
 东方车祸 某女 古镜
呼唤 / 51
耳朵眼胡同的凡人小事 / 53
小说三篇 / 55
 双根买鞋 晚婚 乳
蜘蛛网 / 59
1941 年的贞节 / 62
困顿三章 / 71
 缝隙 谦虚 西班牙斗牛式
形象 / 74

长篇小说

明月何曾是两乡 / 77

散文

盗火(节选) / 91

白发亲娘 / 191

忆起父亲中年时 / 194

水晶石 / 196

母亲的香港 / 197

戏剧作品

钟声(正剧小品) / 201

立杆(独幕话剧) / 206

贵客(喜剧小品) / 210

郝税官(独幕话剧) / 214

这酒得喝(喜剧小品) / 219

红色恋人(喜剧小品) / 225

晚晴(喜剧小品) / 229

烧鸡店(喜剧小品) / 233

评论

微型小说中的隐匿逻辑 / 239

小品需要快乐 也需要品格 / 241

制约下的微雕艺术 / 242

后记 / 248



短篇小说

别 克

1

东北开春时节，寒气着人不着水。灿灿的阳光，挨家挨户的串，好像告诉大家，春天来了。可实际呢，似乎比冬天还冷刺刺的，棉衣下不了身。山上已是绿茵茵的了。可是走近跟前，漫坡的草丛像是十月底的稻梗，黄黄的，只是草根们生出几疙瘩的绿。东北的春天是一副假脸，只有过了清明，天气才真正暖和起来。

好在南山坡上的积雪已经化净，土质变得松软，住在城郊外的职业刨坟者的春天到来了。三天两头，他们就能接到上门生意。而且这样的生意，是不大好讨价还价的；亡人的后事费用，怎么好跟人家理论呢？粗壮的刨坟者咳了咳，说了工钱。他们看见李厚在皱眉，就说大哥这地界石头子儿多，子坑好挖，明坑难刨啊。李厚就点点头：八百就八百吧！但坟得刨好，刨不好我可拿你们哥几个试问。

第二天下午，李厚接到电话，说坟地刨好了，便合了手机，领着木匠韩来到山上。木匠韩姓韩，就是韩木匠。可是乡老们就这样叫他，叫他很多年了。李厚说，韩师傅，你看怎么样？木匠韩说，这坟刨的好，平整，干净。好，好。接着，木匠韩唠里唠叨的讲了些回回坟的说词。他告诉李厚，回回坟的结构其实就是一个回字。大口是明坑，小口是子坑，大口套小口，不就是个“回”字么。

李厚是知道明坑子坑的。但把它说成个回字，还是从木匠韩嘴里知道的。他感叹回民风习竟然有着这般奇异的文化色彩呢。

哥几个受累。回吧。李厚说。刨坟者就搭了棉袄，揣了工钱，头顶冒着热气下山去了。李厚盯着新坑，眼里就漾了泪花儿。

天还没亮，夏尧就起来洗漱了。稀稀哗哗的声音吵醒了媳妇。媳妇迷糊着说，天还没亮呢，你折腾啥？

老婆，今儿个是圣纪节啊。夏尧说。

媳妇没再说话。拽了被子将脸转过去。她睡不着，也不想起来。

媳妇是小学教员，吃财政的。平日功课紧张，难得睡早觉的。今天是星期日，她想多睡一会。可是丈夫一大早就把她弄醒了，她有些心烦。她想，又不是开斋什么的，干啥这么早就起来折腾啊。

夏尧可不这么想。他想，寺管会主任做了快半年，还没啥政绩呢，临近眼前的圣纪节，无论如何得办好。他半月前就给上边发帖子了。像政协啦，民委啦，这些个部门的领导都要请到。昨天，他打发人去阿訇那里宰鸡宰羊，蘑菇木耳金针白菜地忙活了一整天，他要请客人们好好吃一顿地道的东北回民碗菜。是啊，这么大的事情，谁又能睡得着呢。

夏尧在晨雾里走进清真寺。

韩师傅，早啊。他向正在扫院子的木匠韩打声招呼，想着这个以寺为家的老鳏夫多持重啊。

张阿訇和他的海力排们都下大殿了，他们刚刚做完了晨礼。

张阿訇说，夏主任，早哇。夏尧朝他们摆摆手，微笑着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上午九点。太阳照着一辆一辆官家车驶进清真寺大院。客人们手里掐着同样的红色帖子，被夏尧满面春风让进会客室。大家寡盐淡水地正说着话，厨房那边大锅炖菜的肉香味就禁不住飘过来了。

夏尧跟领导一起围着大圆桌坐下，清花大碗就一碗一碗热腾腾地端上来。夏尧介绍说，这就是回民的九碗菜，那一碗是清炖丸子，那一碗是羊肉条炖黄花菜，寺里条件有限，请领导见谅，吃好，吃好。领导说，菜做得好，油香比超市里的面包还好吃的多。夏尧笑笑。夏尧想，领导对菜肴的夸奖，说明就是对他工作表示满意哩。

送走客人，夏尧悬着的心一下子落下来。脸上像客人们那样，洋溢着志满意得的光辉。他转身要走回办公室，这时候他看见了李厚。他扑到李厚跟前，紧紧握住李厚的手，说李厚呀李厚，多少年没看见你啦，我不去看你你也不来看我，难道彼此都忘记了么？李厚忙说，没忘没忘，怎么忘得了呢。我来大殿给老人走走坟，顺便来看望你。夏尧说，好啊好啊，走，到我的办公室坐坐。两人就一前一后，进了夏尧的办公室。

李厚后来回想当时的情形，夏尧是牵着他的手像牵着一个孩子似的把他领到办公室，那亲性劲儿，令在场所有认识夏尧和李厚的朵斯提们羡慕不已。

4

这些年李厚真是太忙了，忙的没有空闲到寺里来。他和夏尧一块下乡，转眼工夫三十多年啦。刨除彼此参加各自婚礼和家里老人葬礼，真真切切地见了面之外，差不多没有任何的联系和往来。这一晃悠，就都到了天命之年了。

你的礼拜帽挺漂亮啊。夏尧说。

李厚笑笑。李厚戴着一顶用金丝绒做的礼拜帽，人显得很富贵。两人聊了一会。夏尧说，人大了，没意思，还是小时候好啊。

李厚笑笑。李厚说那是，谁不怀恋自己的童年呢。人一步入社会失去的就会越来越多。可是生活总在前面召唤你，往前走吧，直至见了真主，生命就又重新开始了。

夏尧被李厚的话整得恍惚。恍惚间他脑海中清晰浮现出那个和

他一起弹玻璃球、打铁缕、煽烟喷儿，一起在松花江边戏水时玩伴的模样。他抬头看李厚，李厚也在看他，两人一时不说啥才好。夏尧笑笑说，忘了没，咱们还和前后院的女孩子一起玩石头剪子布呢。

窗外人声嘈杂。初春的阳光明亮地照射进来，转换成聚合的紫外线，骤然激活许许多多尘封的往事。

李厚左眼角上隐约可见的疤痕，应该是他和夏尧的共同记忆。

从小学到中学，夏尧和李厚都是同班同学。夏尧把班长一直做到了知青户户长。夏尧不但像貌英俊，而且从他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超乎寻常的组织能力和亲和力好像天生就是个帅才。他父亲年轻时候就常常点着他的脑门说：“你这个孩子头儿！”而这样的时候，他的母亲就站在院子里，一边择着韭菜，一边看着夏尧领着胡同里的孩子们端着用木板条自制的冲锋枪在前街后院玩得正疯，就转过头对男人说，咱夏尧以后成了人，一准能做大官。这时候，就听见李厚母亲在夏尧家隔壁院子里大声喊李厚。李厚你这个混球！玩疯了不是，院子里的煤面黄泥要沤臭了，还不回家把煤坯坨了。你寻思太阳总给咱家支着吗？李厚玩得满头大汗。听见召唤，就说夏尧我妈召唤我，我得回去坨坯去了。夏尧说就你事多，以后再这样，就把你从活动的队伍中清除出去。李厚咕哝了一句：操。就悻悻地回家去了。后来李厚找到夏尧，要求和夏尧他们一起玩。夏尧说，今天天气不好，要下雨，咱们讲故事玩吧。孩群就拢坐在夏尧家大清瓦房雨搭下，由夏尧给讲三国水浒聊斋什么的，听得大家直入神。伙伴们不明白，夏尧从哪里知道的这么多呢，凭这点就没有道理不拥戴他啊。有一天清早，夏尧家院子里着起了大火，街坊邻居都围去看。有几个戴红胳膊箍的人维持秩序，谁也不许靠近火堆。李厚在人群中没有看见夏尧，只看见火苗越窜越高，都要舔到房檐了。有两个人又从屋里抬出一个黑箱子，李厚看见夏尧哭着从屋内跑出来，嘴里喊着那是我的小人儿书，那是我的小人儿书，你们别烧啊！那两人像没听见孩子的喊声，只顾将箱子里小人儿书快活地倒进火堆里。火堆里没有其它燃烧物质，皆是旧书、旧杂志之类的东西。李厚不顾一切冲进火

堆，他想把伙伴的小人儿书从火堆里抢救出来。可是被人给拽住了，任凭他怎么撕扯也没拗过那两个戴红胳膊箍的人。两个孩子眼瞅着火堆中的刘备、宋江甚至还有关羽和武松这些让他们敬仰的人在灿烂的火焰中化为灰烬。在以后的 20 年当中，夏尧不明白那些人为什么一大早就闯进他家，把他最笃爱的小人书烧成灰烬。现在他懂了，他懂得了秦始皇和李斯们为什么要将散落于民间的珍贵书籍焚烧殆尽的道理。

5

窗外人声嘈杂。阳光透过玻璃照进夏尧的办公室，屋子里逐渐暖和起来。夏尧给李厚沏上茶叶，说喝吧，这茶可是名贵的好茶，在唐代称为“六安茶”，明代称为“六安瓜片”，是茶之极品。清人把它变为贡茶，这茶曾获了国际“巴拿马金奖”呢。

李厚说，老回回从小吃牛羊肉，爱喝茶。我喝什么茶都一样，只要是有茶喝就行呵。

夏尧说那可不一样，茶就像人，能品出个三六九等呢。

李厚说你喜好这口，我那有得是好茶，都是朋友送的，哪天我给你拿几盒过来。李厚又漫不经心地补了一句，都是上千块的茶叶。

夏尧望着李厚半天没说话。他很想探知李厚这些年过得怎样，在做什么。但不知怎么，他没张这个口。他只听说李厚曾在城郊什么地界开着小吃部，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可对现在的李厚，他感到陌生。他好像没有听清楚李厚在他面前说了些什么，李厚左眼角上那块隐约可见的疤痕，倒是在他眼前愈发清晰起来。

早晨，夏尧喝了碗高粱米粥，吃了几口咸菜疙瘩，就拎起书包匆匆跑到了学校。这是他寒假前夕最后一个值班日。这一天，教室里的卫生状况决定着老师和同学们对他的看法，这一点夏尧心里非常清楚。虽说是外表行为，但对于他这个新任班长在老师和校长那里的印象却显得尤为重要。在夏尧的心里，班长这个头衔不是他奋斗

目标,他的奋斗目标是校团委书记。因为每次见到校长时,那位年轻漂亮的女校长总是对他微笑。这种微笑让夏尧感觉到了她既像母亲又像是姐姐,这种微笑让夏尧感到既温暖又温馨。并且从她微笑的目光里,夏尧感觉到了她对他的赏识和信任。夏尧是不能辜负女校长和女校长的微笑的。他要把女校长的微笑当做一种动力。好好干,吃点苦是值得的。从班长一直进入到校团委;进了校团委,就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女校长和她的微笑了。

夏尧这样想着,干得更起劲了。他把教室里所有的桌椅板凳擦得湿亮亮的,地面也拖得干干净净,干净得只能看到他自己的脚印。

课间休息的时候,夏尧准备把炉膛里的炉灰清理一下,便伸手去抓立在炉边的铁铲。事件就是这时候发生的。

夏尧的手掌被铁铲烫出一溜血泡。好多同学都闻到了一股烤肉串儿的味道。关于这宗有预谋的恶作剧,校长知道后,下令一定要查出这起伤害事件的制造者,并给予严惩。一连几天,班里以停课为代价,经过地毯式的摸排,最终揪出了那个将铁铲把烧烫后立在炉边蓄意伤害夏尧的小子。前任班长是他的堂兄,但到最后这小子也未承认这事与他的堂兄有关。夏尧揪住他的脖领,真想狠狠地揍他一通。但夏尧把愤怒和他的唾沫一块咽到肚子里去了。

那小子还是挨了一顿胖揍。揍他的人就是李厚。李厚拉过那小子脖领,把他打得哭爹喊娘,夏尧和在场的几个人拦都没拦住。那小子挨打之后,猫到家里一个礼拜才敢上学。最后这小子被学校记了大过,还开了批斗会。李厚因为报复打人,也受到了学校的处分,差一点被开除团籍。夏尧呢,按校方说法是表现了一位革命同学应有的姿态和无产阶级革命胸怀。过了不久,他不但进了校团委,还最终当上了校团委书记。

之后,夏尧在各种场合讲用会上多次提及此次事件。说在同学对他产生误会并伤害他的时候,他非但没有采取报复手段报复他人,还主动去团结和接近肇事同学,两人后来结下了珍贵革命友谊。讲到这里,夏尧还举起右手,让会场的人看他手掌上的伤疤。这样的情